

奇襲虎狼窩



前 言

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共是三个中篇組成，即“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大战四方台”。我和許多同志讀过之后立即产生了編成剧本的愿望。从这三个中篇比較起来，如果以話剧的形式出現，当然是“智取威虎山”无论是人物、情节的安插上都更合适一些。等到真要动笔的时候又犹豫起来，因为我从来沒編过剧本，尤其是“林海雪原”在許多讀者中間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就拖了些日子。后来听說北京人艺已把“威虎山”一段改成剧本，我們原来本想用它，只可惜占用演員太多，我們一个队排演不了，于是就在这急需演出又无妥当剧本的情况下，才又鼓起改編的勇气，把小說中第一个中篇“奇袭虎狼窝”編成剧本。为了适于舞台上的需要，对原小說的人物，情节作了某些变动和增刪，并把原小說中“舌战小爐匠”一段插入通天洞，这样就迴避了原来奇袭通天洞在舞台上不易表現的地势艰险的場面。到目前为止我們已演出六十几場，看来观众对于这个改动还是認可的。我們仍准备边演边改进。

由于我們水平所限，好多地方不能把原小說的精华加以表現，特向小說作者及讀者致歉。

1958年10月长春

編 者 的 話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新形势，滿足广大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供应职业、业余剧团一批演出剧目，我們將陸續出版这套“新戏剧小丛书”。凡表現現代生活的京剧、話剧、評剧、歌剧的新創作，都包括在这套丛书之內。

“新戏剧小丛书”的作品，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广大人民的革命干劲，歌頌了先进模范人物，紧密地配合了社会主义建設和各項政治运动。希望各演出团体、业余剧团广为利用。并望广大作者、讀者多多关怀，提出宝贵意見，共同把这套丛书編好。

书 号 _____

登記号 _____

人 物：

少劍波：團參謀長，現担任偵察小隊長，二十六歲，中等身材，青年英俊，工作有魄力，聰明、穩健。

楊 智：偵察英雄，三十歲，老練沉着，說話少，用腦多，非常機警，人稱“智多星”。

劉 勇：戰鬥英雄，二十三歲，現在也是偵察員，身體高大魁武，說話大嗓門，勇敢大胆，心直口快。

黃有才：偵察員，二十三歲，說話的聲音蒼老，是楊智的助手。

樊大成：二十四歲，中等身材，學生出身。

白玉茹：十九歲的女電報員，活潑穩重，說話很流利。

于團長：四十歲，老練穩重，說話有些幽默。

張大爺：七十一歲的山里老人，滿面白胡須，皮膚紅潤，忠實可親。

張大娘：六十三歲，體弱多病。

馮禿子：被鬥地主，禿頭胖腦袋，滿面奸凶，大板牙支在外面。

小爐匠：匪連絡員，三十六歲，偽警尉，狡猾奸詐。

刁占一：匪營長，二十四歲，肋從分子，胆小怕死，說話有點喀巴。

崔巴拉眼：匪參謀長，后提為旅長，小個子，五十歲，老奸巨滑，胡子頭。

許大馬棒：匪首自封旅長，后提為師長，五十多歲，大個勾倮腰，是個大烟鬼。

許 福：大馬棒的兒子，三十歲，性情暴躁。

十七紅：大馬棒的小老婆，三十歲，妖冶異常，頗有些處事經驗，一看就知道是“耍人的”，十分潑辣，后

任匪副师长。

通信員

我軍战士若干。

匪团长

小土匪

匪帮喽囉若干。

开幕前，全場灯暗，响起“人民解放軍进行曲”。在进行曲漸漸弱下去的同时，一个聚光灯射在大幕中間，显出一个全付武装的解放軍战士，朗誦下面一段台詞之后，进行曲又漸漸强，幕拉开。

朗 誦 詞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东北北部的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絕大部分国民党軍队已被我人民解放軍击潰，但部分国民党匪首逃进深山密林，与当地慣匪、地主、恶霸勾結，組織了土匪武装，出沒无常，进行疯狂的搶劫烧杀，我解放軍某部，为了彻底的全歼这伙残匪而展开了机智深入的斗争。

第 一 場

人 物：楊智 少劍波 于团长 欒大成 刘勇 白玉茹
黄有才

景：地点是在牡丹江附近的海林鎮，在团參謀长少劍波的办公室里，这里是一間普通的民房，一张桌子，上有軍用电话一台，墙上挂有軍用地图一张，用拉帘遮挡着，少劍波夜里很可能就是睡在桌子上，因为屋里沒有床，行李卷放在椅子上。

〔幕启：少剑波正背向着观众，望着窗外沉思，象是有很重的心事，稍顷他轉身走到地图旁，把拉帘拉开，用紅笔在指点着什么……〕

楊 智：（在門外敲兩下）報告！

少劍波：請進來吧。

楊 智：報告參謀長，不，報告二〇三首長：偵察小隊骨干都已經調齊，听候您的命令。

〔正說着于團長從門外入。〕

于團長：怎么，这回又有“智多星”楊智，好啊！你們二〇三首長是点將已畢，我好象是來遲了一步。

少劍波：不！團長來的正是時候（向楊），楊智同志，你去告訴同志們，三十分鐘以后再到我這來，說我現在正听團長布置任務。

楊 智：是！三十分鐘以后到您這來。

于團長：不！等一等，（看表）我看過二十分鐘你們就可以來。

楊 智：是，我可以走啦嗎？

少劍波：可以。

〔楊智下。〕

于團長：劍波同志，剛才師黨委擴大會議上，交給你們的任務，你已經清楚了嗎？

少劍波：任務是清楚了，我正在想怎樣去完成它。

于團長：這是應當想的，但更重要的是你應當想怎樣才能完成的更好。（走近地圖）你來看，我們部隊的位置是在這里，這周圍都是大小山嶺和森林，據可靠的情報，這一帶殘存的股匪最大的也不過二、三百人，小者幾十人。我們如果用大部隊和它周旋，一者是目標過大，

二来是合不上，再說，象我們現在这样干法，對我們自己來說也有很大的困难。……

少劍波：您說这很大困难是山路不好走，部队的給养运不上去？

于团长：对，因此，今后对付土匪的办法是：目标要縮小，偵察要准确，行动得神速，出其不备的消灭它，所以偵察工作就成为今后彻底消灭土匪的重要工作。（走向地图）你們必須在最短期間，把老爷岭这一带的情况摸熟，要知道爭取時間就是胜利。上个月，靠林庄杉嵐站的大屠杀，干部、群众被杀一百多，匪帮来的快，去的也快，这証明他們离这个地方是不远的咧。

少劍波：我也是这样想。

于团长：可是我們連着搜了十五天，为什么摸不着呢？第一、我們是大部队行动不便，目标过大，这是一方面；第二、这和我們面临的敌人，不是普通的敌人，而是很狡猾的敌人是分不开的，这些家伙都是罪大恶极，血債累累，現在和将来都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他們是大地主、恶霸、警察，宪兵、特务、慣匪，再加上有国民党特务作后盾，因此，你們决不能輕敌和大意。

少劍波：这一点請团长放心。

于团长：其次，据牡丹江市公安机关得到的情报，这带匪帮的头目是許大馬棒，自封为旅长，据說，国民党一个专员在这帮亡命徒身上很用功夫，听說南京还要往这补充人力，这些慣匪一有了政治背景，就更要很好的注意！

少劍波：明白。

〔敲門声，人声：“报告”。

于团长：（看表）好，你們好好的研究一下，要記住：既要有勇，

还要有謀。我先到田副司令員那里暂时以相当的力量出发前咱們再談一次。(在門口)进来吧，进来。我們必干嘛还站在門口，进来，进来。

〔于团长下。

〔楊智、刘勇、樂大成、黃有才上。

少劍波：坐下吧，同志們，这些天来上山下山跑的累不累？

刘 勇：累到不累，就是心里不痛快。

少劍波：怎么；人家都管你叫坦克，說你吃的多睡的香，一天也沒有心哪！怎么还不痛快？

〔大家笑。

刘 勇：不是，二〇三首长，你不知道啊，誰說我沒心，我的心就是不乱用就是了，我这心比別人的还大呢，都用到剿匪上了。这些日子光山下山上的轉，也打不着匪帮的影，你說我这心能痛快嗎？

少劍波：对，刘勇同志說的好，我們这次的任务就是要讓刘勇同志的心痛快，也讓老百姓的心痛快，大家說能办到嗎？

众：能办到。(几个人七言八語小声的說起来)

少劍波：是这样，同志們先不要兴奋，困难在等待着我們，我們是在和頑强狡猾的敌人作战，刚才团长还提醒过我們，任何大意和松懈都会是失敗的。

刘 勇：首长，提起麻痺松懈，我应当檢討，前天我們排三班长和几个战士发牢騷，我不但没有制止，也和他們一块儿……

少劍波：一块发了牢騷，排长和战士一唱一合是不是？发牢騷是自由主义，要挨批評的！

樂大成：二〇三首长，要批評还有我一份，我也和刘勇同志有

同样的思想，昨天連里指導員找我談了話，可是思想上……

少劍波：你們的思想我早就知道！

劉 勇：首長，您一定又是說我們麻痺鬆懈，其實不完全這樣，我們的思想根子還不是不想打仗的太平觀念，我就覺得象我們團是主力，打過大仗見過大場面，沒給解放軍丟過臉，那次戰役打響後不都是……可我們現在這算是……

少劍波：這不是在打仗？不是人民解放軍应当作的事嗎？

欒大成：現在是在打仗，也是人民解放軍应当作的事，可是不一定由我們來干，這要是把我們調到前方把國民黨主力部隊消滅，這一小伙土匪的後台倒了架子他也就不消自滅了，所以我主張咱們的大部隊，應當上前方打大仗，我的意見完了。

少劍波：你的意見有一部分是對的，大部隊是要開到前方，明天就行動。

劉 勇
欒大成：真的？（向楊、黃）這一說咱們兩的意見是對啦？

少劍波：劉勇同志，先不要高興，部隊是要開到前方，可是你們和我都去不了。

欒大成：我們去不了？那就把我們留到後方啦？這個任務可怎麼樣！

楊 智：對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看，我們的任務既是面對着敵人又沒有放下武器，這不能說是後方，也同樣應當說是前方，至於大仗小仗，就看我們打的怎麼樣。假如小仗打的不利，對大仗也同樣有損失。

少劍波：對，楊智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我們要以大量的主力去

消灭国民党的主力兵团，但也必須同时以相当的力量拔掉和鏟除他們插在我們根据地里面的爪牙。我們必須想到东北地区土匪如毛的特点，国民党軍隊和本地的一切社会渣滓封建地头蛇，包括占山为王的土匪在內，原本都是一体，从今天师部所得到的番号看来，这几次的屠杀，全是許大馬棒、馬喜山、李德林，坐山鷄、謝文东干的。作为人民的子弟兵我們光喜欢上前方打大仗，容忍了这些敌人，就是有害于群众的，所以我們要下最大的决心，迅速干淨地把他們消灭，巩固后方，支援前綫，明白嗎？

楊 智：明白啦。
黃有才：

樊大成：首长，我還沒明白，既是要消灭这伙土匪，为什么大队还要往前走呢？这不是矛盾嗎？

少劍波：这是个战术上的問題，师党委会認为再用大兵团对付小股的土匪，那簡直是等于用榴弹炮打蒼蠅，毫无用处，我們应当用坚强的小分队，要和敌人在山林中周旋，直到消灭他們。这回明白了吧？

樊大成：明白了！
刘 勇：

少劍波：好！这就是我們的任务，要在这一带地方（指地图上）找到土匪許大馬棒的狗窝，然后就……（用手比划一个全歼的手势）明白嗎？

楊 智：明白。

少劍波：（看到刘、樊二人）刘勇、黃有才，你們两个人在想什么？

刘 勇：刚才你提到許大馬棒，我就想到前天咱們走到被土匪沈屯子那个杉嵐站的情形，我恨不得一下子抓住許大馬棒，我剝了他的皮。

樂大成：（非常氣憤）那個庄上的一位老大娘眼睛叫匪幫給燒的要瞎了，他兒子是翻身會的幹部，被匪幫給活埋了，老大娘拉着我的腿不放我走，說什麼也讓我抓住許大馬棒，給她報仇……

少劍波：你怎么說了？

樂大成：我答應她了，我說只要有解放軍在，一定能給你老人家報仇雪恨！

少劍波：對，同志們，樂大成同志答應老大娘的話就是我們的行動口號，抓住許大馬棒，全歼土匪，給老百姓報仇雪恨。

楊智：二〇三首長，我正在想，這一大片荒山密林，我們從哪入手呢？剛才我回去把十天前我和黃有才揀的這只白膠鞋拿來了，我總尋思這上頭能有點問題，可是想想又把自己的判斷推翻了。

黃有才：他推翻了可是推翻了，就是這只破鞋老也沒舍得扔，還紙包紙裹的帶到身上啦。

少劍波：怎么回事？

楊智：十天前，我同黃有才帶一個排在東山搜查，走到鳳凰嶺，一個戰士發現了這只白膠皮鞋，我尋思這山里的老鄉哪有穿這個的。

黃有才：我就說可能是獵人被野獸吃了，剩下一只鞋。

楊智：二〇三首長，您想這有可能嗎？如果是獵人被野獸吃了，為什麼周圍沒有血跡？又沒有骨頭呢？再說這野獸可也真厲害，把那一隻膠鞋也吃下去啦？另外據我了解，獵手們沒有穿膠鞋的，村里的老百姓更不可能穿這種鞋。（對黃）你是個老山林通，是這樣嗎？

黃有才：（不服的）這個……

少剑波：我看不要在現在討論了，不过我認為这只鞋的發現还是很有价值的，到目前为止，这还是唯一有痕迹的目标，应当作为我們进行工作的一条綫索，繼續追下去。楊智同志，下去再考虑一下。黄有才同志，一会你馬上回到营部去，把馬营长已經找好的二十名身强胆大的神枪手帶來，准备出发，我們要把三十二个人的小队化整为零，分几个小組活动，楊智和黄有才一个小組，化妆成买山貨的老客和脚夫，刘勇和攀大成装扮成猎人，你們作为小队的前哨，从这一帶插过去，我們队部設在九龙汇（指地图）明白嗎？

众：明白啦。

〔于团长从外边走入。〕

于团长：你們几个人又要化妆改扮了！这你們就得向演員学习，要扮演得真实感动人，是不是，小伙子們？

刘 勇：报告团长，我們扮演得真实不是为感动人，是要抓活人。

于团长：对，誰說坦克沒心，这心不是挺細嗎？

〔大家笑了。〕

楊 智：首长，我們可以走了嗎？

少剑波：可以。（四人敬礼后下）

于团长：（向剑波）怎么样？远征軍司令，都准备好了吗？

少剑波：一切都准备好了。

于团长：一切？那你就把这一切向我汇报一下吧！

少剑波：小队总共是三十二个人，都从团里配齐，这里有偵察英雄楊智，战斗英雄刘勇，攀高能手攀大成，飞毛腿黄有才，有輕机枪两挺，匣枪三十二支，三八大盖二十支……

于团长：就这些嗎？

少剑波：就这些。

于团长：这就是你說的一切嗎？要是发生伤亡怎么办？

少剑波：(想了一下)这已經准备好了，每人帶了三个救急包。

于团长：三个救急包能解决伤病員的一切問題嗎？

少剑波：輕伤是可以的。

于团长：要是重伤呢？

少剑波：(沒有准备的)我相信战士們的全身本領和忍耐力……

于团长：乱来，刚才我告訴过你，你們的对手是頑强的，不能有絲毫的輕敌观念，战斗前輕敌，对于一个指揮員來說是失敗的象征。明白啦？

少剑波：明白啦。

于团长：我先給你記上这笔帳，开始就主观潦草。你也可以在日記本上記上，你就写“老于这个家伙真厉害，沒有出发就把我‘克’了一頓，还可以加破折号‘不吉之兆’。(二人都笑了)

少剑波：团长，那您看……

于团长：我看你們不仅要帶卫生員，还得帶上电报員，要等你們飞毛腿跑回来报告，敌人也早都跑沒了。

少剑波：(惊喜)电报員！那就是說給我們帶上收发报机，这可太好了，我連想都沒敢想。

于团长：为什么不敢想呢？我們都要开始制造飞机了，你連收发报机還沒敢想怎么行呢！刚才田副司令員已經替你想到了这一点，他馬上派师部的电报員和你們一起去。
[这时門外传来一声“报告”声，随着进来一个女同志，手携报机，身背十字医药箱，大大的眼睛，留着长长的双辮。她就是师部派来的电报員白玉茹。]

白玉茹：报告二〇三首长，我奉田副司令员指示到您这里来，听您分配工作。

少剑波：（失望的）哎呀！（向于）团长，我看收发报机还是不要了吧。

于团长：为什么？你没敢想别人替你想起来，你还是不想用，电报你不用，非愿意用腿跑，你不觉得有点保守呀？

少剑波：不，团长，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爬山越岭，队伍还是越精悍越好，多一个人就……

白玉茹：不，二〇三首长，我来不是多一个人，而是少了一个人。

少剑波：这是什么意思？

白玉茹：刚才我已经和于团长谈好了，我过去在医院里当过护士长，这次是电报员兼卫生员，一人身兼二职，战士们有个小病我还能治一治。

少剑波：我选的战士，他们都不会闹病。

于团长：（已明白剑波的意思）剑波同志，我把你的底揭开吧，你不是不想要电报员，而是不想要女同志，对不对？

白玉茹：怎么，二〇三首长，你要真是这种思想可真不好，这显然是看不起女同志，这种思想得好好检查检查。

少剑波：白玉茹同志，我这不是什么不好的思想，要是一定要我检查，等我完成任务回来，咱们再好好开个会，你批评我，怎么检查都可以。

白玉茹：那你同意带我去？

少剑波：这个我到没同意。白玉茹同志，不是我不带你去，这种任务女同志的体力吃不消……（电话铃响了，剑波接电话）喂，我是二〇三……啊，您是田副司令员……是，一切都准备好了，不，（用眼睛瞟着于团长）不是

一切，而是一般的都准备好了，……于团长也在这里……您說电报員……她是个女同志，身体……好，是，是，是，我明白啦。（向白玉茹）电报員，司令員請你听电话。

白玉茹：（接过耳机）田副司令呀？我已經按照您的命令来二〇三首长这里报到，可是……我身体沒問題……一定能和小队其他同志一样坚决完成任务……是，同意啦嗎？謝謝司令員（下意识地对电话机行个举手礼）。

于团长：（在一旁笑了）小白，你看把你乐的，糊涂了嗎？

白玉茹：（喜悅的）二〇三首长，我可以到小队里去啦嗎？

少剑波：我命令：女电报員白玉茹同志立即編入小队待命出发。

白玉茹：是，立即編入小队，待命出发。

〔行礼，下。少剑波和于团长相視笑了。〕

——幕 落

第 二 場

人 物：张大爷 张大娘 小爐匠 楊智 黄有才 刘勇 白玉茹

景：是一間破旧的小馬架，这里住着有名的蘑菇老人。儿子、儿媳早就死了，只留下孙女叫张玉蓮，前个月土匪洗屯子，玉蓮为救奶奶烧死在大火里，老两口房子被烧才逃到这里来。

〔幕启：老太太正臥床不起，呻吟不止，时而喚玉蓮的名字。〕

张大爷：（蹲在地当中烧雪水，屋里烟气騰騰）別叫啦，別叫啦！

喝点水吧，唉……（自語）这些該死的畜牲，如今是百姓遭劫的年头，唉……

张大娘：救活我的玉蓮，玉蓮！（說着发痴的坐起来，拉住张大爷）老头子，你还我心肝宝贝！从小她媽就死了，我看着孩子长大，这十八年啦，哪成想遭这个横死（越說哭的越凄惨）。

张大爷：行啦！行啦！身子骨有病还想这些干啥，再說你总算没白疼她，她要不进去救你，你这条老命也早就交代了！她虽說是死了，也总算尽了孝心啦！

张大娘：都怨你！救我这老棺材瓢子干啥，叫孩子年青青的活着有多好。

张大爷：唉！这年头我看誰死了都是修来的福，象玉蓮也老大不小十八啦，还没个婆家，这些鬼崽子搶男霸女的无恶不作，还不如这样死了落个清白。

张大娘：管他咋的呢，好死不如賴活着（說着又呻吟起来）。

张大爷：你这病也得买点药吃，治一治。我这还有两苗参，我出去把它卖了弄点药来。（取参在手）

张大娘：不用啦，还是换点盐和粮食吧，要不然，我死了之后你可吃啥呀！

张大爷：你死不了老东西，别老寻思那个事啦（回身从床下拿出一个飯碗），这还有两个窝窝头和半碗盐水，还有一把碎蘑菇，这两天你就对付着吃吧。

张大娘：（着急的直咳嗽）老头子，我躺在炕上不餓呀，你肚子里没食，走几十里那不是要命嗎？

张大爷：不要紧，沿道我拣点什么吃就行了。

张大娘：不行，連地皮都讓土匪刮进三尺深，你能拣着啥！你要是不带上窝窝头，我在家宁愿餓死也不吃！

张大爷：好，我就带一个，給你留一个，这行了吧。

张大娘：老头子你真出去呀！（哭）

张大爷：不出去就眼看你病死，挺着餓死嗎？唉！

张大娘：別去啦，咱們死就死在一块儿。

〔张大爷正要伸手去拿窩窩头，小爐匠在外面喊。小爐匠声：“老姐夫在家嗎？我解个手就来。”

张大爷：那个兔崽子又来啦！

张大娘：他到底想干什么！？

张大爷：你說他想干啥，哪有平白无故管人家叫姐夫的，宁愿給人家当小舅子，这里就沒他媽的好事！

〔小爐匠进門。这个人个子不高，黑瘦，脸上有点麻子，但挺灵巧。

小爐匠：老姐夫在家啊。（說着就坐下来）老姐夫有什么吃的沒有？走的我又渴又餓。

张大爷：那有吃的，屋里的鬧病都沒吃的，就剩那一个窩头，她讓我，我讓她，還沒吃呢。

小爐匠：怎么，就这个玩艺，沒有饅头嗎？

张大爷：还饅头呢，讓土匪鬧的連窩头都吃不上了！

小爐匠：可不是，这土匪可也真凶，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們，这都是共产党逼的（說着拿起那个窩头），行啊！你們老两口子都不好意思吃，我替你們吃了吧！（他大口狼吞虎嚥地把窩头吃完，盐水也喝完）听说山下九龙汇住了解放軍啦，你知道吗？

张大爷：不知道，什么軍来了都是百姓遭殃，再想搶什么我也沒啦，要骨头还剩下这两把！

小爐匠：老姐夫，你应当到山下看看去，他們到底来了多少人。

张大爷：我看那个干啥，軍隊是官胡子，国民党中央軍說抓兵